

# 巨星 ● 如昨

蔡文高

滄海桑田，世事多變化，曾經努力脫去死板生活的外衣，現在却甘心被死板所捆綁。想想在醫學院的這幾年，在忙與閒之間，在醒與睡之際，總覺得很模糊，日子過得混混沌沌的。拿起巴斯噶對人生備感惶惑的沈思錄，直叫人思念生命的碧海藍天。

昨天阿勇打電話來，提議大夥要聚一聚，「明天P.M 7點，老地方見面。」幾句話，頓時就讓我沸騰起來了。

七年前，一個炎熱寧靜的午後，阿煌突然說要爬牆翹課出去，當時雖然沒有語驚四座，也許每個人都故意裝得無所謂，表示自己很老練吧！不過那時學校抓得嚴，處罰得很重，而且凡是爬牆的都被歸成混混類，更何況我們不僅在這方面都是「菜鳥」，而且肩上都背負著父母的期望，希望有朝一日能出人頭地，如果想要翻牆翹課，不免有點罪惡感。再說大家的家境皆不富裕，都是要奮鬥的人。尤其是小洪，住在九曲堂附近，但每天一大早就需要幫母親挑菜到鳳山，然後坐火車到高雄上課，生活全仰賴母親每天沿街賣青菜過日子，真可稱得是母子相依為命。

談到認識小洪，也是因為他主動要我帶他去補數學，我是帶他去了，坐在後頭，但總覺得他上課頗不專心，像有心事。其後不久才知道，他只是想去看補習是什麼樣子而已，在心虛的情況下，第二次就沒有去補了。那時大家的心情就如同小洪常常說的：「我一定要好好的用功，為真正愛我的人努力。」可惜事與願違，都曾努力過，但成績依然不見起色，生活對我們來講，多少帶有點無奈和厭煩，而生命的寂寞就像一杯冷冷如冰的春露。

也不曉得是誰先說的：「要爬牆就走啊！」可能是小洪說的吧！他總是比較激動。也許就是這一份無奈，想找尋另一種生活的刺激，大夥盡無異議的開始了兩年隨性的生活，一下課就躲到廁所去抽煙，寫寫廁所文學，中午吃完便當就出去溜躑，還記得第一次翻牆，在沒有識途老馬的指引下，地點選擇錯誤，下面就是人家的菜園，然而已經來不及了，站在牆頭上，就想往下跳，心裡想：跳下去就安全了。

那時候我們除了去看電影外，常去的就是位於五福四路的「巨星

」，這是一個服飾店的地下室，昏暗的屋子裡，閃著七彩的燈光，放著震耳欲聾的重搖滾，男女混雜，大概全是一些翹課翹家的學生，不過像我們這樣穿著制服，背著書包，堂而皇之地走進去的，可能還沒有。裡面濃煙瀰漫，我原本是很反對吸煙的，不過有一次阿勇點燃了一根WINSTON，面無表情地注視著冉冉升起的煙霧，實在忍不住了，問他在幹什麼，他說：「注意看呀！這是一縷縷的寂寞。」從此我再也不反對抽煙了。在「巨星」裡每一個人總是低著頭，不然就是閉目沉思，不過我們却常常高談闊論，由畫「慾望適應」的達利，到常說：「婚姻是情感垃圾筒。」的韋伯，由曾被視為可以拓展心靈的 LSD，到柯西莫夫的科幻小說，古今中外，天南地北，談笑間好像只有命運是致命的敵人。倒是阿煌，每次總要對掛在壁上的那幅裸體畫談上幾句，老是怪她為什麼不笑。「縱使妳不記得我的容顏，妳總該記得我這身黃鼠狼打扮吧！（指黃色的卡其制服）。」阿煌認真地對畫像說著。可別以為他在開玩笑，我們都說阿煌「癡」，因為他做事總是一本正經，雖然有些事是很荒謬的。

在巨星的日子，就這樣在無失無往中渡過，隨著聯考的來到與結束，第一個離開這個群體的、就是我，他們到了台北唸書，而我重考又轉了組，四、五年來，除了幾封書信外，再也沒有聯絡了。這幾年在醫學系裡接受另一種洗禮——一種氣氛告訴我——只有醫學是最偉大的，它主宰了人世間的歡樂與悲哀——這種氣氛使我變得無法接受權威，喜歡譏貶別人，連朋友間的一點點誇大，也變得無法忍受，只關心自己的前途，不曉得周遭的變遷，現在回頭想一想，什麼時候，心胸如此的狹隘，眼光如此的短淺，原以為學了醫就可以敲開人世間的門，誰又料到，未看到悲、歡、離、合，未知生命是何物，就把自己丟在門外，這幾年來的生活，真是錯誤！

今天天黑的很慢，可能是我太早到了，走在到處都是人跡車轍的五福四路上，不覺中又陷入了那溫婉而遙遠的日子，想要努力拾掇那昔日的歡笑與淚痕，可是已經來不及了。只不知老友是否個個依舊。看著夕陽沉落於滾滾紅塵，好像在為每一情境留下理想的夢痕。